



● 作者/Alan Hao Yang and Jeremy Huai-Che Chiang ● 譯者/劉慶順 ● 審者/劉宗翰

鞏固美臺關係

Despite China's Tough Talk, U.S. Should Move Forward with Taiwan

取材/2019年6月6日外交家網站專文(*The Diplomat*, June 6/2019)

美臺關係愈是密切，中共抨擊力道愈大，一些人會質疑走上美臺關係改善道路一定會觸怒中共，是否有其必要。然而，在新的區域情勢變化下，中華民國確實可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最佳助手。

2019年4月，蔡英文總統出席
「臺灣關係法&AIT@40:40
年友誼慶祝典禮暨酒會」。

(Source: Flickr/中華民國總統府)



中共國防部部長魏鳳和近期在2019年「香格里拉對話」中針對臺灣發表嚴厲的評論，這使許多認為中共會替區域提供安全保證的人士感到訝異。魏鳳和表示，「如果有人膽敢把臺灣從中國大陸分裂出去，共軍別無選擇，必將不惜一戰，堅決維護祖國統一。我們願以最大誠意、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前景，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魏鳳和是八年來中共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所派出最高階的軍官。上次是在2011年由時任中共國防部部長梁光烈出席。作為首位參加「香格里拉對話」的中共國防部部長，梁光烈行事謹慎——他並未直接批評美國，而是強調美「中」雙方軍事間的正面發展。梁氏並未在其正式演說中提及臺灣。相較之下，魏氏對臺灣的討論則僅略短於其認為區域最急迫的問題，像是南海、北韓及進行之美「中」貿易戰等。當然，在「中」美關係惡化，以及美臺關係自2016年以來獲得顯著提升的變化下應該是合理的，不過這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中共國防部部長角色的權責可能不像共軍體系般強大。根據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共武裝部隊係由其中央軍事委員會（下稱中央軍委會）負責指揮。國防部部長只是以中央軍委會成員的身分參與政策決定，而其在國務院下的部長辦公室對軍隊並沒有實際指揮權。

儘管這些因素將魏鳳和置於中共政軍指揮架構之外，但絕不會因此削弱其在2019年「香格里拉對話」中針對臺灣言論的重要性。魏鳳和吸引我們注意的並不是頭銜，而是他與習近平的親密關係及其在中央軍委會委員的地位。他除了是中共主席習近平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後首位晉升的上將，還曾在2018年「香山論壇」（譯註：由中共主辦的區域安全論壇）中發表主題演說。因此，他對兩岸關係的措辭確實會引起區域觀察員的關注。

自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在2016年與美國總統川普在2017年就任以來，美臺關係有了顯著改善。兩國政府都致力於探討及發展超越1979年《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之外的美臺關係。2018年3月，川普簽署了《臺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鼓勵臺灣和





美國官員之間的高層外交接觸，以及美國與臺灣各級政府官員之間的互訪。美國眾議院在2019年5月以414票贊成、0票反對，一致通過2019年《臺灣保證法》(Taiwan Assurance Act)：一項重申美國對臺承諾的決議，然內容只是表述國會意見，對行政部門無約束力；該法案支持並敦促臺灣增加國防開支，並指出華府應該向臺灣「定期銷售國防物資」，並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這是一項非凡的成就，因為以前美國政府在面對崛起中的對手時，並不願意向臺灣提供這種程度的支持。

為了抨擊美國這些近期的對臺行動，魏鳳和在正式演說中怪異的將臺灣與中共關係跟美國內戰進行比較，並主張道，「美國不可分割，中國大陸當然統一不可分割，沒有不統一的道理。」由於時任美國國防部代理部長夏納漢(Patrick Michael Shanahan)曾在前一天於同樣場合提及美國對臺灣的承諾，魏鳳和強烈表示美國不能以《臺灣關係法》此一自己制定的法律，作為美國干涉臺灣問題的正當理由。中共外交部也在另一場例行記者會中，支持魏鳳和在該演說中明顯的對抗性語氣。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魏鳳和的相關表態，反映了「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一貫、堅定立場，也是針對美國國防部代理部長夏納漢有關臺灣問題的「錯誤」言論做出正當回應。

耿爽及魏鳳和的強硬觀點與夏納漢較為自制的語氣形成鮮明對比。夏納漢在其演說中的前段部分並未特別提及中共，在記者提問期間也未將「中」美目前的貿易爭端視為「貿易戰」，而是視為「貿易談判」的一部分。對於許多人而言，此種

淡化作法似乎很奇怪，因為即便是中共官員和新聞媒體也在過去數個月中愈來愈廣泛採用「貿易戰」乙詞。

觀察上述的戲劇性發展，許多人會因此主張，走上改善美臺關係的道路既沒有必要又充滿危險，更會毫無意義地冒著觸怒中共的風險。這些批評者認為有《臺灣關係法》就足夠了，沒有必要再進一步擴大美臺關係。但是，吾人必須在新背景下看待中共對美臺關係升溫的對抗，這將說明為何中華民國提升國際參與的程度不僅必要，對於進行之美國印太戰略也至關重要的原因。

首先，臺灣工業實力及其領先的高科技產業乃是美國所主導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夏納漢與國防部印太戰略報告所提及般，「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隨著美「中」貿易戰持續進行與全球產業格局的重新洗牌，美國需要臺灣協助來與諸如華為等中共科技巨擘競爭。畢竟，臺灣的「台積電」和「華碩」是最佳的備選方案。



2019年10月，臺美啟動首屆「太平洋對話」(Pacific Islands Dialogue)，由外交部長吳釗燮(左三)與美國國務院亞太局主管澳紐暨太平洋事務副助卿孫曉雅(Sandra Oud-kirk，右二)共同主持。(Source: 中華民國外交部)

其次，自中華民國在2016年啟動旨在擴大與東南亞、南亞、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等多面向接觸的「新南向政策」以來，美國已發現其在該區域的利益，並制定可與臺灣分進合擊的印太戰略。儘管品質發展和良好治理都受到中共區域手段的威脅，但美臺可以共同合作應付此種挑戰。這意味著應善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以及美臺間在印太地區的各個聯手計畫，尤其是在教育、公共衛生、科技、製造、華語培訓、婦女權利及環境永續性等領域。

第三，中華民國在南太平洋擁有為數不少的外交盟友，而可防止中共官方介入該區域事務。值此美澳兩國對中共在太平洋地區日益增長影響力抱持謹慎態度之際，臺灣的存在乃是華府可加以利用的資產。美國國務院代理亞太助卿墨菲(W. Patrick Murphy)在2019年5月曾敦促太平洋島國應持續維持與臺灣外交關係的呼籲，乃是正確的做法。

第四，在中共軍事挑戰日益嚴重之際，臺灣仍然是美國捍衛「第一島鏈」的關鍵部分。臺灣也是領先亞洲的自由民主成功體制，尤其是不久前通過該區域內第一個同性戀婚姻法。無論就價值觀或軍事戰略而言，臺灣都是美國在該地區最自然的合作夥伴，理應獲得美國的堅定承諾。這意味著美臺應在必要時探索雙方的官方及半官方合作，尤其是在面對中共在臺灣海峽與南海所崛起的軍事主義時。《臺灣關係法》雖然很棒，但美臺雙方都需要一個更加全面平臺，以因應當前挑戰，甚至在國防領域上，臺北和華府在面臨戰力

提升的共軍時，僅依賴沙盤推演並不足以保衛臺灣。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由於擔心與中共的關係，美國對臺政策顯得相對保留。但時代已經改變，觀念也已跟著轉變。正如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不久前在中共「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三十周年前夕所指出般，「美國希望中國大陸融入國際體後，能演變成一個更開放，更寬容的社會……但這些希望破滅了。中共這個一黨專制國家無法容忍任何異議，並會為了自身利益隨時侵犯人權。」這使吾人認識到，儘管為因應全球威脅而有必要與中共合作，但中共國內的某些要素並不容易改變。今日的中共不僅對其本國公民採取專制措施，而且還試圖破壞國際體系中基於規則的秩序。刻意避免對中共進行任何衝撞並無法解決分歧，只會拉長來自中共的挑戰而已。

隨著中共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崛起，美國需與其所有夥伴共同因應此新興的地緣政治現實。而升級後的美臺關係將有助於實現，而非斷害該目標。除了兩岸關係外，中華民國能做出貢獻之處還有很多。

作者簡介

楊昊(Alan Hao Yang)博士係「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Taiwan-Asia Exchange Foundation, TAEF)執行長，該基金會成立於2018年，為專注於東南亞與南亞事務的臺灣政策性智庫。另他亦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暨「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江懷哲(Jeremy Huai-Che Chiang)係「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研究助理。

Reprint from *The Diplomat* with permission.